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耳食錄二編 第二卷

揭 雄 明季有揭雄者，一一遣其郡邑矣。一一貌椎魯，寡言笑，然門以內無違行，肫肫如也。年十餘，不識冬夏，適於途，迷所向。鄉人愚之。

每為人傭役，任負不及常兒，然不敢值，人亦利其用。裡之豪右爭役之，雄椎移其間，亦無忤也。

久之，貧甚，或勸之服賈，雄曰：「諾。」與族商練事者數人俱西。眾欺其愚懦，齒之僕數，樵執役不倦。中途遇盜御其裝，諸客辟易，雄徐曰：「是何敢然！」即拳一盜僕。他盜復進，雄巧奪其刃，連殪數人，餘盜奔去。眾始驚其異矣，待之有加禮。既共諸客賈，使視利數四，喪失其資。人皆曰：「是健兒而愚者也。」復易之。

其年所居地雨甚，決日，河漲齧堤。鄉人修之，堤成而復決者三，莫能為計。雄謂眾曰：「是其下有暴物焉，將魚我村裡，某請除之。」乃拔劍沒水，移時斬一鼉，提其首，奮波而出。水威頓殺，而堤得不潰。眾復驚曰：「子固若是之能耶！何向者示人弱也？」

於是士大夫好事者亦漸與往來。遇宴會，群口哆然，雄默坐而已。他日有兩文士論文，席間奮爭至攘臂，雄勸之曰：「文可不必論，論文亦不易。」眾以其言誇，詫曰：「公亦解此耶？」雄笑曰：「惟稍識之，故知其堆耳。」眾欲徵其蘊，爭摘古義詰難之。雄隨問酬對，機悟深微，超超平玄著，累累然如貫珠也，論辨若懸江河、驟風雨，而不可遏也，疏故實如數家珍，如舉東西南朔歲月日之無誤也。而平生未嘗一問字、一執卷呻吟也。皆帖然服曰：「神人也！」

舍歲飢，流民相聚，剽掠鄉里，勢若蜂屯。裡人走且號，謀竄山谷。雄曰：「無庸，此易制耳！」乃聚丁壯，使於境南之澤中斬勁竹為兵仗，晝夜訓練之，增高壘濬溝，分守要害，婦人老弱治餉，轉徙餽飲食。寇至，鼓之，令之曰：「爾有家，爾廬，爾墓，毋以界賊，其奮毋怠！不用命者眾有誅！」鄰里聞之，相趨皆來，守益眾。賊至，無所利，竟引去。數十里之內，賴以安全。

雄晚歲無妻子，閉居茅屋中，焚香誦佛經，旦夕不徹。罕與外人相見。遂有一遠方僧來訪之，跏趺對語，三日夜乃去。

其後輒數月一來，但相對枯坐，不復作一語。久之僧去，臨行謂雄曰：「可矣！」雄點首者再，僧遂不復來。

雄自是祝髮為僧，乃不復誦經。已謂其所親曰：「吾前身勞山僧也，好攻文籍，及一切經世之務。師以結習特重，不可化，使出世，戒之曰：「慎勿逞也，將迷不復！」每念師言，深自韜秘，不意數數與人事，不免炫露，亦不得已耳。師趨召我，我去矣！」遂合掌坐逝。

非非子曰：餘往聞故老言雄之軟事，臆而識之。或曰：雄董姓鄧，江西人，所傳亦不盡與此合。異哉所聞，故採入稗說，未足以為信也。要其負才藏用，不激不隨，濟物下人，無所失於己，有足紀者。

### 雙 玉

慶佑之員外述其第十兄琴川之卒也，有姬雙玉者，病絕數四，懷小刀，將自為計，家人見而奪之。姬慷慨自矢，堅不欲生。或給之曰：「從公誠善。然公始死，魂魄且迷惘，子烏乎遇公？負初志矣。七日將復焉，以死，其可。」蓋冀其日遠哀殺而志可回也。姬許諾。由是晏然食息，絕不復悲泣。既逾期，家人防少懈，竟投繯死。時癸醜八月十六日也，距琴川卒蓋十日，年二十有六歲。

其後二日，有鬼憑其傭媪，索錢楮甚急。或曰：「其雙姑乎？」曰：「然。我死，人不我援，又不我祭，一何忍乎？我實餒而，故來耳。」家人以為信，將焚鑪焉，佑之斥曰：「否否！誰歟？厲鬼而偽托者也。惡有貞烈如雙姑而不神者、而索幣者哉？」弗聽。鬼良久歎息，曰：「奈何奈何！詐不售矣！」媪忽僕。霍然良愈。

初，琴川夫人金氏性絕穎，讀書如夙記，工筆札，雅善鼓琴。其他藝事，習焉輒妙，殆天授也。甲辰某月，病且革，絕而復甦。媿媿處分後事已，語琴川曰：「勿悲，與君十年別耳。若欲亟見，西山天台山水蓮洞有童女子，衣粉紅、捧綠瓶者，即我也。」言訖而瞑。他日詣洞覲神貌，果尚焉。及是琴川卒，十年之語亦驗。亦並足志矣。

琴川名蕙，鑲黃旗人，尹文端公子也。官鑾儀衛冠軍。

### 明 綉

浙江盧七，以衣工起家，家富巨萬。不衣帛，不御酒肉，以儉著。子重，性絕奢侈，略不類其父。尤晚志狹邪，青樓珠箔間多識其名者。顧嚴於擇配，議婚多門，卒鮮所當意。年二十餘，猶鰥魚也。

或說之曰：「姑蘇佳麗之冀北，必有施旦其人者。」重乃挾重資游吳門，棹錢塘。達於笠澤。

湖風度耳，遙聞歌吹聲。少焉，片席拂天，雙橈剪水，須臾而至，岸然官舫也。歌喉尚囀，曼響如絲。重心醉，張帆隨之，晝則同流，夜則同岸。歷兩日，兩舟僅僕稍稍通問訊。官舫人語曰：「嚴州顧刺史徙居金閶，先行矣。此夫人舟也。」重使人飲其舟師，竊叩歌吹者為誰，舟師曰：「夫人女奴數人，皆善絲竹，奏曲者其女公子耳。」問：「公子字乎？」曰：「聞尚未。」問：「見乎？」曰：「公子甚簡出，嘗一見，真仙人也！」重乃賂舟師，使緩漿迂行，終日華冠冶服，徒倚舵樓，冀一遇。

次日晚泊，暮靄橫波，顧舟篷窗半啟。粉黛數人，膚光粲發，措畫遙山，仰睇檣烏，相與喃喃漫語。一翠衣茜袖者最麗，回首見重，遽命掩窗。重以問舟師，舟師曰：「翠衣者是也。」

重益惑亂，求舟師而啖之金。舟師卻之曰：「郎君亦癡矣！某何能為？」重固請，舟師躊躇曰：「若是，為郎君策之。」已而曰：「得之矣。夫人有弟趙，刺史所任也。今在舟中。試以鄉誼修半刺，先結其歡心，申禮而求娶可也。」重從之。趙來答拜，因留之飲灑，語頗洽。酒酣，重微露其意，趙曰：「公固未室耶？某甥女尚待字，如公者誠佳婿也！」重即下拜稱謝，趙曰：「容返舟與姊言之。」少選，趙來，色喜曰：「事諧矣！姊聞公高義，甚願浼我為執柯，然亟須納采為定，慮刺史性梗，或有變易耳。」重曰：「禮不備，奈何？」趙曰：「隨所有可也。」

是日舟已近姑蘇，遂止不行。重乃出千金為聘，復以百金為趙壽。旋登顧舟，執贄見夫人，年四十許人也。慰賚良厚。諸婢皆竊竊戲笑。

既返舟，約翌日同發。抵吳門，夫人及諸女皆先乘行，裝資隨往。趙留宿重舟，曰：「俟姊歸，少屏當，當往謁婦翁。不意萍水之交，竟成絲蘿之托。」重謝曰：「長者之賜也！」

越三日，有使者來迎。重留二僕守舟，隨趙往。造一大宅，類官閭。主人出迎，趙曰：「刺史也。」重再拜，執子婿禮甚恭。趙遂趨入內。刺史顏頗莊，訓辭嚴簡。重侍坐，侷促良苦。已而設席，重不敢縱飲，愁愁數杯而已。

及罷，日已晏，遂館之外舍。趙來，笑謂曰：「餘不耐拘拘，故失陪奉。想君亦復不暢也。」遂命剪燈取酒，歡然更酌。重放懷飛觥，狂飲大醉。趙辭去。

沉睡至午响始醒，悄然無一人，異而跡之，宅乃空。問之鄰人。乃言：「此朱氏新構別業，昨一人來，暫賃請客耳。」始知被誑。倉皇至舟中見二僕，則箱篋衣裝，亦皆為趙賺去矣。急索顧舟，舟亦杳。其舟師者，亦黨同設局者也。

重慚慙，固僦原舟返浙江。至家而償其值，囑二僕秘之。時盧七已老，家柄悉以委重，故重得自專。重忿顧趙之賣己也，而戀女不置，時時使人物色之。忽有李乙者來言：「予我金，當言顧所在。」重喜曰：「第言之。」李曰：「顧實返嚴州。試同往蹤跡，聊信吾言。」重然之，偕之嚴州。

至一村郭中，長楊高閣，畫樞周遭。閩上一女於苗條夭冶，李躡重足，悄語曰：「此即顧居也。請隱樹間，伺其出。然慎毋輕

動，虞其反噬耳。」重頷之，因審視女子，亦頗類舟中所見。

於時夕照紅黃，炊煙四迸，一人酩酊入其門，諦之，果顧也。李曰：「信乎？」重曰：「信也。雖然，何以處之？」李曰：「君欲得女耶？得金耶？」重曰：「能兼得甚幸，不然，則得女而甘心焉。」李曰：「欲得金，訟之可也。訟其父，是仇之也，則女必不從，或有他變，可惜也。欲得女，則賊也。顧誠居女為奇貨，更挾以求公，公能應之乎？」重曰：「君意謂何？」李曰：「某請說之，明日當報命。」

明日，李乃引顧來，惶恐謝罪曰：「內兄誤我以及此，悔也。願更修前好。」重喜甚，顧去。李曰：「假我千金，則佳人為君有矣。」重許諾，與之歸，而授之金。復偕往。

既至，攀請先入報，使重待門外。久不出，心疑之。入其門，無人焉。登其堂，無人焉。窺其閨，鏡奩釵盒顛倒凝塵，益訝其無人。排扉甫進，則聞人呼曰：「賊！賊！」俄有數人。共執重，數之曰：「人人閨闈，欲何為？」重力申前說，人曰：「此方氏，非顧氏，何誣也！」遂繫之棟而鞭之。重不勝楚，請所欲。人曰：「以萬金來，當宥汝。」重哀吁，請半之，且無揚於眾。初，皆不聽，再三而後許。重即遺書所親，致五千金贖之。

歸，羞悔不自容，念乃寢。由是家漸替，行亦少斂。逾年，聞裡中張丞女好，遂委禽焉。將醮，張女外遇，忽逃去。丞羞窮無策，適買一媵婢，絕姣麗，因厚遇之，囑婢偽如己女者，以歸重。

婚夕無語，重詰之，婢忽垂涕曰：「妾亦安忍復秘哉？雖然，惟君寬假之，乃敢言。」重曰：「姑言之。」婢曰：「妾非張氏女，所謂顧女者也。亦非顧女，特章台柳耳，宋十三娘明綺者是也。顧亦非顧，全五耳，趙乃李八也。奸輩買妾以誘君，得金而鬻妾。敗葉隨風，孤英落園，已三易婿矣；而卒得歸君，亦夙分也！」重駭然，因述嚴州事，綺曰：「此事妾不知，要亦誑楚故智耳。」重問張女亦安在，綺備以情告，且解曰：「非張公之得已也。君將與中篝之獄，於君實有關。」重既慮宜穢於外，又嬖綺美遂安之。

居無何，重歸自友家，過林間，有少婦投繯，救之而蘇。問其故，婦不勝羞泣，自言偶逾閨誠，乃為抱布氓所誘，今復見棄，無所歸，故自決耳。重覩婦亦頗有姿，喻以情，婦乃言感德相援，願為箕帚妾，遂竊從垂歸。徵其氏族，即張丞女也。

重怒其前瑕，欲棄之。綺力勸重，且以嫡讓婦，重不可，遂妾之。使人告張丞，修甥貝禮焉。

毛 人

嶺商數人，穴蜀山取硝。林間遇毛人，以為怪，欲殺之。毛人拜且泣，若欲言而不克者。愍其意，乃舍之，推與飲食。數日，遂能言，曰：「我崇禎時人也。獻賊屠蜀，避山中，食草根本實，得不死。久之，偶下山。聞金鼓聲，其恐慄，遂不敢復出。今見燈光，故來耳。並不知今經幾年月也。」

又數日，毛盡脫落，攜以出山，逾月而死。

一一有商於蜀者言之。

壁 蝨

某氏女子，夢黑甲人為祟。其家患之，問所自來，女曰：「自樓來。」樓久不登。旦日索之，見故櫃有物，大與櫃等，昇下焚殺之，一一壁蝨也。怪遂絕。

又，某甲宿齋中，日就羸羸。家人疑其故，夜燭之。見壁蝨大如碗，伏甲胸，小者萬計，週身而集，無隙地。見燈即引去，入礎旁穴中。灌而掘之，盡死。病尋愈。

吁！斯真陰賊之尤者！

文 壽

文上捨壽，累舉不第。其仲弟某者，一戰而捷。父謂壽不學，責而逐之。母亦時時挫辱其婦，婦故賢，終無怨色。

壽之初逐也，訣婦曰：「父母以不第逐壽，壽不第，終不返。壽不肖，既長違父母，又以累卿。卿年少，宜自為計。」婦泣曰：「異哉，君之言及此也！君才妾所知，何有於一第？然得罪堂上，復何言！幸早有以慰之，妾之願也，敢有他志！」壽亦泣曰：「謹受教。」壽行無資，婦盡取衣飾付質庫，為戒行李，使應京兆舉。

壽乃至京師，稅居宣武坊某寺中，重理故業。已聞仲弟來赴春官試，趨往見之，問父母安否，泣言別後事。仲笑曰：「伯氏夙昔自負，今孰與仲多？」壽淒然而退。及仲捷南宮，授官部曹，乞假歸，壽既慚復往，仲亦竟不詣壽所。

仲至家，親朋來賀者踵相接。召客張樂，門庭如火。壽婦體弱姑童，不敢向隅。仲妻諂之曰：「姒亦良樂。」婦佯為不聞。數日，問仲曰：「叔見而兄乎？」仲漫應曰：「曾一見。」即旁顧漠漠說他事。婦知其意，不復問，閉門掩泣而已。仲又言壽實怨親之逐己也，而以為我罪，故在都常避我，不得數數見。父母既以仲貴而聽信其言，益怒罵壽。壽書數至，輒焚齊不覽。益愛仲妻而憎婦，婢畜之。婦固知仲之譖壽而不敢辯也。每食，以食餘食婦，婦常不飽。歲時飲宴遊戲之事，婦未嘗獲與。壽有子甫三歲，與仲子爭栗而啼，仲子亦啼。母怒，撫仲子而答壽之子，且謂婦教之，詬罵累日。婦因垂涕長跪謝。

壽父病篤，婦日夜憂歎，既痛其夫之不遇，而深恐舅之不及待也，夜焚香吁天，私為舅乞算。壽父病良已。仲妻見之，乃讒於姑曰：「姒實祝詛！」姑怒甚，官於壽父，將訟之。鄰里多知婦冤，而畏仲妻且怨己，不敢言。婦無以自明，飲恨嘔血數升卒，年未三十。聞者傷焉。

是時壽舉京兆，復報罷。止京師，不敢歸。資用乏絕，為寺僧傭書自給。偶薄暮步寺外，有少婦徘徊立鬆下，貌類其婦。就問，果婦也，大駭。問何以至此，婦哽咽不能答，已而告曰：「妾已鬼矣！」壽聞言大慟，婦止之曰：「勿悲。今來就君，不異生時之樂。且生時離遯。今乃聚晤，奈之何不歡？」壽乃收淚，亦不復畏怖，與婦俱入寺中。他人莫見婦，婦語亦莫之聞也。

婦謂壽曰：「君食貧若此，願策所以佐君者。」問何術，曰：「明日請署於門，設卜肆。妾頗預人事，當大獲。」壽從之。卜焉輒驗，聲譽大起。都人士闐咽其門，出為君子復出也。

無何，將復賓興，壽問：「吾今獲雋否？」婦曰：「此事神道所秘，妾不能知。但宜破釜以冀一當耳。」因勸壽避居謝客，購書盈案，日夜讀之。婦故識字，亦展卷相對弦誦，敏乃過於壽。剋日課經義及詩策之屬。婦制常憂。壽歎曰：「惜卿乃不櫛進士，又隔幽泉，擅此將安施乎？」婦笑而不答。

壽既入闈，比夜，婦亦至，謂壽曰：「妾向勤學如應舉秀才，乃以君故也。當並力圖之，庶其濟乎！」遂為壽捉刀，文成，壽朗誦之。鄰號舍某生，知名士也，聞之索現，大快賞，謂有神助，且曰：「必冠南軍。」壽因告以故，生亦歎嗟詎。

及揭曉，壽竟復落解，婦不勝悲，曰：「已矣！奈何？」壽反慰諭之。婦曰：「非也。科名誠何足蒂芥？所悲者堂上人老矣，且夕望君之貴，而君卒不副其志也，命也夫！命也夫！」

時仲已攜妻子供職司曹。壽意親且就養，馳往問訊，則親固未來。仲恥見之，戒門者不為通。蓋自婦卒後，仲妻倚夫貴，益驕，往往肆悻悻舅姑之前，略無子婦禮，箕帚諍語，殆有甚焉。舅姑反曲意下之，職是，仲官京師，不願與仲俱來也。壽得其故，益自恨不第，與婦痛哭竟日夜。

未幾，仲秩滿出守外郡。婦竊謂壽曰：「非福也。仲氏寡恩而好貨，將不免。」

壽有季弟名秩生，天性仁淑，父母絕憐愛之。壽出時尚幼，既長，就外傳。頗知壽被逐無罪而嫂以讒死，垂涕請於父母曰：「伯兄不第，庸有罪乎？命也！且科第亦何愛之有？如仲氏富貴，大人奚與焉？長嫂賢孝，鄰里無不知，不幸冒不韙之名，銜屈泉壤，遺孤菴菴，可為傷心！願大人少寬假之，使伯兄復侍庭闈，而酬酒嫂氏之墓，以伸其魂靈，實天地之德！」時壽父母亦漸悔悟，稍稍知婦冤，聞秩生言，不覺泣下，曰：「兒大仁孝，吾從汝。」於是作書召壽歸，使人祭婦塚，而撫恤其子。

書未至，婦已知，喜動顏色，謂壽曰：「賀君歸矣！舅姑比以季子言，旦夕召君。妾志亦蒙昭雪，且賜酒食矣。宜治裝待，與君偕返耳。」

後十餘日，書果至，至則啟行。關河風雨，舟車館驛之間，婦未嘗不在。將至家，謂壽曰：「妾欲登堂重拜尊嫜，恨身為異物，不能明修椽栗，恐駭聽聞，君幸為我陳白之！」壽泣曰：「諾！」

既至，有少年俟門外，見壽乃趨而前曰：「公誰耶？」壽曰：「亡人壽也。」少年潸然下拜，問之，秩生也，蓋度壽將至，企望者累日矣。旋有垂髻而號於地者，壽子也。方婦之卒也，父母待壽子不慈。秩生憫之，日取食飼壽子，夜則視其寢，一果餌、一什物弄具，未嘗不分。逮父母重拂秩生意，亦不復過虐壽子。故壽子雖失王父母歡，而以育以長，不以飢寒疾困死，秩生之力也。至是並出迎壽，而壽去家已八年，故各不相識。於是秩生馳入門內報父母，壽亦趨入拜父母堂下，曰：「壽不孝，久缺溫清，卒不能有所成立、少慰高厚之心。面大人慈愛無已，使得復望見顏色。」言未既，哭失聲。父母亦涕泗嗚咽，掖之起，憐惜慰勞之甚厚。鄰人聞之，無少長皆來觀，多泣下者。

壽欲言婦偕歸事，慮親驚怖，躊躇不敢發。父母則以婦卒而壽末之知，且初至，姑諱之。洎暮，壽趨出門外，見婦於牆隅淚涔涔目盡赤矣。婦曰：「言之乎？」壽曰：「未也。卿且入。明發壽當言之。」婦曰：「無舅姑命，安敢入？」壽為歎息，遂入，請命於父母，具陳始末。室中聞者皆相顧咄咄。秩生曰：「請無疑畏嫂非禍人者。嫂賢且孝，以神明其身，何為乎不然！」父母感其意，命之入。

壽乃即門外呼曰：「婦入矣！」徐聞堂下有泣而言者，衣裳簌簌熱若跪起者。壽白父母曰：「婦拜。」母蹙蹙曰：「向有間新婦於我者，我實不德，重負新婦，今固知其誣矣！新婦毋怨我。」則聞婦對曰：「何敢！」母又曰：「新婦語可得聞，形不可得見，何也？」婦曰：「婦人不飾，不敢見舅姑，況敢以朽化之身驚尊者？誠不以詭異見擯，得供使令於冥漠中，而防衛其不及，以少補生前未盡之職，何幸如之？奚以見為？」言已，復拜謝秩生，詞致哀婉。

壽子號眺而請曰：「兒幼未識母，母棄兒去。日夜思母不得見。今幸母來，願使兒得見母也，」婦亦哭曰：「汝依妝祖父母、汝父、汝叔父甚善，吾雖汝母，不復能撫汝，不忍更汝兒也！」子固請，婦為一見，曰：「聊为他日驗。」旋隱去。自是，壽之外無得見婦者。婦雖死而言詞恭慎，循循執婦道維謹，摶以內咸安之。

母誕辰將至，婦謂壽：「請為我市束帛及少繒彩來，作針黹數事，為介眉之獻。」壽曰：「善。」即市與之。婦將去，置鄰婦繡筐中。鄰婦訝所從來，聞空中言曰：「吾西家文氏婦也，欲制衣履為姑壽。腕指苦弱，煩夫人代操刀尺、縫紉而成之，感且不朽！」鄰婦欣然許之，不逾日，成衣一襲、女帛一雙，見者嘖嘖，咸謂針神。鄰婦亦自訝巧捷，他日女紅不能如也。婦持歸付壽，則覓几支頤，若倦繡狀，蓋婦恐物出己手，疑於不祥，故附女成之。至日，壽進母。母且喜且悲，以為死婦乃勝生婦也。

裡有悍婦，夫服賈於外，素虐其姑。竊市美食自食，使姑茹糲，繫，終歲不知肉味，浣衣滌器若服役，終日不得休。而悍婦惺臥遊戲，猶詬誶不已。及聞婦事，深自慚悔，事姑有加禮。其感化如此。

父母已知壽賢而數奇不遇，遂使主家政，不復令與進取。婦乃教壽傾囊錢易粟，積貯連困。屬歲涸飢，勸壽平糶而賑其貧者，所全活甚眾。裡中飢民群起掠食富戶，德壽之嘗恤已也，相戒不入其門，以故文氏父子兄弟饗殍晏然，無劫奪流亡之患。

已而得仲官中耗，仲以賂敗，削籍戍邊，宦囊投入官。妻子窮困不得歸。壽白父母，使秩生往迎仲妻子。秩生薄仲為人，不欲往，婦勸之曰：「伯與仲，均之兄也。小郎孝友，何獨間於仲？」秩生歎曰：「聞命矣！」乃行，以仲妻子歸。仲妻習於安樂，驟丁困苦，頗不任。壽父母以仲得罪實辱己，而仲妻素不敬己，其愛亦寢衰，久更惡之，若向之惡婦。鄰里初以仲貴，腹非不敢言，至是亦多不齒之。壽子怨仲妻之譖死其母也，雖過於父母命，不敢發，而時有報志。仲子隨宦失業，既愚且驕，好博塞飲酒，數數盜財物亡去，從裡中無賴少年游，鞭笞莫能禁。而仲屏死荒徼，無邱首之日。故仲妻雖歸，前後如隔世，慚沮訕辱，幾不得比於人數。獨婦遇之如常，不以前卻為憾焉。

頃之，秩生補弟子員，登乙科，將議室。婦私告壽曰：「季子有宿業，當晚娶，且諧怨耦，妾已請而易之矣。符氏有女妍而德，其前身比丘尼也，行甚苦，偶涉香色界，遂結世緣，故尚無定匹。請以念珠為聘，事必諧。」初，符媼夢少年尼來至其家，乃生女子。女稍長，常常夢至佛寺中：長鬆翠忬，黃鳥緡蠻；蒲團空而金經掩，爐煙裊裊，猶縈繞瓊瑤幢幡之間，徘徊一兩時便返。後有老尼謂之曰：「伽楠一百八，是汝委身處也。」女述於符媼，媼異而志之。婦所言合其冥契，果一燦而定。

婚夕，有蜥蜴長二尺許，來瞰青廬。家人欲殺之，婦曰：「不可。即所謂怨耦者也，宜亟藏其鏡，而祭以季子之履，則無咎矣。」如言，蜥蜴見履若甚怒，躍下齧履，裂之，跂踣緣壁間，回首顧秩生者再，遂登屋而隱。知婦言之非妄矣。

符女賢柔頗類婦，其事舅姑處門內，一以婦為法。婦每形見，宴坐相款語，相得彌至。仲妻心竊伎之，然卒無能復毒也。

居數年，壽父母相繼卒，壽，秩生居喪哀毀，婦亦衰經，哭泣如生人。壽問曰：「舅姑安在？」婦曰：「此不可言，言則存亡皆獲罪。故不敢言也。」婦自是顏色常不豫，見亦甚疏。詰其故，終不肯告。

一日，聞簷際簫管雜籟，則家人咸得見婦。婦慘然雪涕曰：「別矣！上帝憫妾志而旌其愚，使得位神靈之末，叨廟祀之享。獲邀此命，已歷五年。妾為舅姑在，不忍行，今不能復卻矣！」乃謂壽曰：「諸人祿命方長，惟君侘傺，人間福祚莫能一朝享，然君毋苦也。越數日，當相告。」復謂其於曰：「兒且貴，後十二年還見我。今勿悲，善事汝叔父母，他日竭力報國家，無忝祖、父、汝母之志也！」言訖，遂冉冉而去。

壽尋病，彌留之際，忽語家人曰：「婦來！」乃卒。後十二年，其子官某所，過一廟謁神像，酷肖其父母。

——婦蓋姓裴。席間聞某客談其事甚詳，獨遺其郡縣，惜哉！